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七七年



1977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77 年

- 我们要永远向你学习 (2)
- 致赵清阁 (1 月 18 日) (5)
- 乌兰托娅的话 (7)
- 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 (13)
- 致臧克家 (5 月 19 日) (19)
- 致赵清阁 (5 月 25 日) (20)
- 致臧克家 (5 月 28 日) (22)
- 天安门，与毛主席的名字联在一起 (23)
- 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 (27)
- 致巴金 (10 月 29 日) (40)
- 瞻仰毛主席纪念堂
——北京来信 (42)
- 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不可低估… (46)
- 致巴金 (12 月 10 日) (49)
- 从八宝山归来 (50)

1977 年

我们要永远向你学习

敬爱的周总理啊，
敬爱的周总理！
在你逝世周年的今天，
我们真是悲喜交集啊，
许多心里话不知从哪里说起！

自从你离开了人世，
那以后三百天的日日夜夜，
是乌云弥漫，妖声四起——
弥漫的乌云，想遮住
你铭印在我们心中的伟大音容；
四起的妖声，想盖住
我们口里颂扬的你的丰功伟绩。

我们想着你、谈到你啊，
禁不住热泪纵横，

悲愤填满了胸臆！
长夜漫漫何时旦啊，
我们只有用伟大的
毛泽东思想来安慰自己！
无尽的悲哀啊变成了无穷的欢喜！
刹时间，能唱的唱，能写的写，
漫天的歌声啊遍地的诗，
纵情地倾泻了全国各族人民
对你的郁积的怀念的心意！

敬爱的周总理啊，
敬爱的周总理！
在这里我不提
意气奋发的亿万工、农、兵，
我们只表一表我们自己！

我永远也忘不了
你对我说过的话：
“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
对党、对人民，
也只有‘鞠躬尽瘁’……”
你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到底！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要永远向你学习！
说什么七十、八十，
让我们把你的话直说到底！
为了党，为了人民，
也为了纪念你，
我们对党，对你和八亿人民，
庄严宣誓：
我们一定要向你学习，
我们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篇最初发表于1977年1月9日《中央民族学院院刊》。）

致赵清阁

清阁：

得到你一月三日的信并悼念总理的诗，十分感慨。近日北京到处都是哀悼总理之声，天安门的花圈花篮川流不息。总理对中国人民印象之深，是无可比拟的。我们也都忙于写东西，我有一篇散文，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前天还在政协纪念会上朗诵了一首诗，写得不好，不日将印出的寄你。

昨天又收到了你寄来的一百元，你真是太见外了！这点钱为什么总挂在心上？你寄来了我就留下，何时需要再给你寄去。

北京今年也奇冷，煤也不够，以后可能会好些，听说以后还有寒流、地震，没有什么确讯，我们也搭了个棚，但没有下去，以备万一而已，你千万自己保重，冬天好好忍过，横竖春天在望了。文藻问好。匆匆祝健康。

冰 心

1、18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乌兰托娅的话

“老师，我脸上的眼泪，不是疼痛的眼泪；我身上的汗水，也不是劳累的汗水！这是从激动和兴奋的心里流出来的泪和汗呵！”

“老师，我的腿已经不酸不疼了。阿伊古丽和次仁卓玛已经替我揉搓了半天了。她们看见我的脚抬得更高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她们刚走……”

“您若是一定还要替我揉搓，那就趁这个时候，让我对您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

“我生在青海海西州的格尔木县，是一个牧场的蒙族干部的女儿。父亲是转业军人。母亲也在牧场工作。他俩都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我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里长大，就像是碧绿草原上，在光天化日之下欣欣向荣的一棵小树，知道的只是快乐和幸福。我从我的双目失明的祖母那里，听到过父亲的苦难家史：什么父亲给青海军阀马步芳家当长工，拚死拚活地干，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呀；大叔叔被

马拖死，二叔叔饿死呀。老祖母说到这里，总是涕泪交流。我想，老人们在一起，总爱谈着悲惨的往事，然后又喜笑颜开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给了他们以幸福的生活。我想：事情过去了，雨过天晴了，还总提它做什么呢？

“我十一岁的那年，妈妈带我去看电影，那天的影片是《白毛女》。从电影院出来，我只觉得妈妈拉着我的那双手，冰凉，震颤！我惊奇地抬头，看见妈妈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回到家来，她一语不发，轻轻地把门掩上，把我搂在身边，颤声地说：‘孩子，你看了汉族姑娘喜儿的悲惨故事吧？那就是妈妈小时候的经历呵！’说着她指着左手背上那一条很深的伤疤，说，‘你是在蜜水里长大的，妈妈从来不对你讲那些伤心的事情，今天，妈妈忍不住了！’这时，她哭了，我惊惶地上去紧紧地搂住她，又掏出手绢来，替她擦了眼泪。妈妈安静了下来，就慢慢地对我述说了她的故事：她从小就没有了父亲，我姥姥带着四个孩子，给牧主做工，根本没法子过活，我姥姥就把大儿子送给人家当养子，大女儿卖给一个牧主当奴隶，我的那个小姨，就在国民党军阀挑拨新疆和青海的少数民族互相残杀的时候，失散了。最后只剩下我姥姥和妈妈两人，靠讨饭过活。不久，我姥姥连病带饿也死去了，妈妈只好单身独自替牧主放羊……在一

个大风雷的傍晚，妈妈好不容易从漫荒野地里把几百只羊赶了回来，牧主数来数去，发现短了一只，他一边骂一边用鞭子抽我妈妈，还从火塘里抽出通红的火钳，朝妈妈头上打来，妈妈用手一挡，只听得哧喇一声，手上一大片皮肉被火钳夹走了，鲜血顺着手指一行一行地往下流！牧主还逼着妈妈在黑漫漫的风雪之夜，出去把那只羊找回来。这夜，妈妈咬着牙，怀着满腔的愤恨，直奔到昆仑山里……妈妈想宁可冻死饿死、让野兽咬死，再也不回到那人间的地狱里去了。以后的三年中，妈妈就过着像影片上汉族姑娘喜儿那样的悲惨生活，白天在山上奔走，夜晚在崖洞里栖身……说到这里，妈妈又哭了，说：‘喜儿比我幸运，她还可以拿娘娘庙里的供品充饥，而我呢，吃的只是野果和砸碎了的兽骨，披的是死兽身上剥下来的皮毛呵！’就这样直到青海解放那一年，我的那个送给人当养子的舅舅，才领着人民解放军——其中也有我爸爸——从山洞里把她带了回来……这时，妈妈紧紧地搂着我说：‘孩子，咱们今天的幸福日子，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呵！’

“去年我被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习了。离家前夕，我的爸爸妈妈又再三嘱咐我，说：‘你能到北京毛主席身边学习，是我们政治上的光

荣，生活上的幸福。这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权利。你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从小就喜欢舞蹈，在学校里就参加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到了学院，我就报上了艺术系的舞蹈专业。上课以后，我渐渐感到舞蹈的基本功训练对我是十分吃力的。在一班十几个同学中，我的年纪是比较大的。在练基本功时，先练的是拔腿下腰，同学们都能扶着杆子，把腿抬得高高的，而我却怎么也抬不高；同学们都能把身体向后弯成柔美的弓形，而我呢，一滴一滴的汗珠砸在地板上，身子还是弯不下去！老师说我的力量还不够，规格还不好，还要在软度上多下功夫。我从练功场出来，拖着酸痛的四肢，困顿地走回宿舍，越想越灰心。这正是人家说的，年纪大些了，骨头硬了，学舞蹈不行了，我还是改专业吧！

“我就这样有气无力地、毫无信心地练着基本功。老师和同学都替我着急。我的朝鲜族金老师再三地同我说，‘你感到吃力，主要是你顾虑太多，思想不集中。你应当配合自己的思想斗争来解放你的外形！人的骨头都是硬的，有谁的骨头生来就是软的呢？’我的维族同学阿伊古丽和藏族同学次仁卓玛，都自愿地和我结成互助组，帮助我练功。

“半个月以前，我们全班去看了舞剧《白毛女》。在观剧的几个小时之中，我感到了空前的情感上的激荡！几年前妈妈对我哭诉的往事，闪电般重现在我的眼前。那位扮演喜儿的演员，通过湛深健美的舞蹈艺术，以她的一仰首、一转身、一举足的文艺语言，深刻有力地表达出剧中人的痛苦与仇恨，快乐和幸福！我凝神地看着，先是悲愤得手足冰冷，终而兴奋得热血沸腾！从剧场出来，我挺一挺腰，长吁了一口气，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文艺工作者的庄严号召，在我的耳边震响了起来：‘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时，我感到了身上担子的份量！金老师不是说过吗？我应当配合自己的思想斗争，来解放自己的外形。我一定要学好舞蹈艺术，用这有力的武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来保卫党和毛主席为我们缔造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

“我回到学院，就悄悄地一直走进练功场，在灯光下又练开了基本功。”

“这半个月来，我进步得飞快，老师和同学们都惊奇欢喜得了不得！您看，我的脚抬得够高了吧？我的腰下得够低的吧？但是我一定还要勤学苦练下去！”

“对，今晚上我不再练了，您放心走吧，谢谢您，”

老师，再见！”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文艺》1977年第6期。）

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

我凝立在庄严壮丽的毛主席纪念堂前。我的周围是在这几十公顷的广场上，往来奔走着的围着白颈巾，穿着工作服的成千上万的兴建者。纷至沓来的思潮，把我像一叶扁舟飘起在浩荡无边的“感受”大海之上！

仅仅五十天以前，我也是这样地凝立在这里。北风猎猎，四周几座高耸的吊塔上，红旗飘扬，这座纪念堂还围护在纵横交错的脚手架之中。曾几何时，它已在朝暾下光辉夺目地全身涌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是空前的人间奇迹！

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曾经这样说过吗：“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在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上，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毛主席，是第一个发现在这块大地上劳动生息的广大人民，是第一可宝贵的事物。他老人家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称他们为“英雄”，尊他们为“上帝”。他缔造了完全为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引导中国人民为自己和全人类的解放和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断地奋斗。

这座奇迹般的纪念堂是在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时刻开始建立的。去年的九月九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中国广大人民在深悲极恸之中，又面临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危险。在这党和国家的命运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紧接着立即作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真是雨过天晴、晴空万里，广大中国人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从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奠基的那一天起，八亿中国人民的心，就和能够幸福地直接参加建设人员的心，一同剧烈地跳动，八亿中国人民的手，就和在纪念堂工地上建设人员的手一齐勤奋地用力。八亿中国人民为自己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敬、无比怀念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全力以赴地贡献出自己一切的力量和智慧。他们铸钢、凿石、伐树、移花……从全国各个地区，向祖国的心脏——北京，运送来一切

材料，一切设备。工地内外，协力同心，以雷霆电掣的速度，来完成这座空前未有的人间奇迹！

在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到：在从祖国四面八方送来的、满载忠心的千百件珍贵的材料设备之中，其中有一部分是油质楠木！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派人到南方去收集库存备用的。不幸，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已先毛主席而逝世了，他的洁白的骨灰，已乘着天风，散落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之上！但是，他如果知道，他预先留下的万方楠木，已用来做了纪念堂安放毛主席遗体大厅的护墙板时，中国人民从祖国的每一阵山风、每一阵海涛里，都会听到周总理的朗朗笑声的！

在绿化纪念堂庭园的一万三千株花树之中，还有八十株的樱花树。那是一千六百万台湾省同胞，千里迢迢、辗转曲折地从海外送来的！他们要这八十株树上的樱花，灿如云锦地开放在纪念堂周围的万朵春花之中，来表达他们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希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热切心情。翘首东望，我们的心怎能不和台湾省的骨肉弟兄跳动在一起呢？

我凝立在庄严壮丽的毛主席纪念堂前，从最近的过去，想到最近的将来。我想：在不远的秋高气爽的一天，我将在这纪念堂前，跟着长长的肃穆静默的

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我举目四望，宽旷的庭园绿化地带，一行行、一层层的黄杨绿柳，青翠迎人。一棵棵的“山里红”树上，珊瑚般的粒粒果实，鲜红欲滴。北京的菊花、新疆的雪莲、云南的茶花、四川的杜鹃，以及台湾的枝叶扶疏的樱花树，都和广场四围万千株的花木，平分秋色！

我将跟着人流，拾阶而上——砌成主廊台帮的四川的红色花岗石，垒成廊上一根根大柱的福建的白色花岗石，以及柱子上层嵌着的一块块广东的金黄色的陶版，这三种色调，在灿烂的朝阳下把纪念堂的外貌装饰得多么庄严、多么静穆，而又多么辉煌！

走过两扇光洁厚重的金丝楠木大门，我们进到了瞻仰大厅，我们将突然地屏住了呼吸！在刻着国徽和党徽的黑色泰山花岗石底座上，在百花丛中，水晶棺里，安卧着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容颜，就像生前一样，凝稳、慈祥……这时，这时我心中的感受，又该怎样描写呢？

这座奇迹般的纪念堂，将永远屹立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在将来的无尽岁月中，将受到来自中国五湖四海亿万人民的瞻仰，也将受到来自全世界五大洲的亿万革命人民的瞻仰。每年、每月、每日、每时，千千万万登堂拜谒的每一个不同年纪、不

同肤色的人，都将缅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所立下的不朽的功勋，都将重温他老人家“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教导，而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每一个人都将在他老人家面前，立下自己的誓愿和决心，每一个人都将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喷射出不同光色的、焰火般璀璨的冲天的火花！

不管有多大的想象力，也不能超过当地当时的切身感受，我在翘企着这光荣幸福时刻的到来。我幸福地居住在中国的北京，我知道在我的余年中，在花朝、月夕，或是雪夜、风晨，我将偕同几位老友，或是携带几个儿孙，也可能是单身独自，进到纪念堂来拜谒瞻仰，或在广场的花间树下，散步徘徊。我将有更细致的瞻仰，我将有更深刻的感受，我在期待着从我自己心灵深处喷发出来的、隐约地闪烁在映红天空的漫天焰火之中的一点火花！

毛主席是我们中国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英明的领袖和导师。没有他老人家的教育和领导，中国亿万人民就不能砸烂几千年的枷锁，就不能以主人翁的身份，扬眉吐气地走上毛主席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

今天，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亿万人民

的努力下，农业、工业，以及条条战线上捷报频传，连续不断的——高举的千百面红旗，真是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万马奔腾，前途似锦，我们人虽老了也不应甘于“伏枥”！我们一定要把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化为实际的行动，在有限的岁月中，做出无限的努力。我们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努力向工农学习，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就算是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从心灵深处喷发出来的第一星火花吧！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深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7期。）

致臧克家^①

克家同志：

给你写字的这一件事，始终欠债似的，萦绕在我的心上！你的催字的诗，我早已收到了，本想在五一节前写好，即亲自奉上，结果未能如愿，五一节我自己也没有出去（只由文藻带几个孩子去逛公园）。

今早在办公室里，泡开了笔，磨了墨，写了一张很不像样的字（只怪我平时不练，也无可奈何），横竖你是留作纪念的，将就留下吧。

匆匆，祝你 诗兴更高！

冰 心

5. 19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① 臧克家，诗人。1905年10月8日生，山东诸城县人。1927年初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9年到青岛大学中文系学习。193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烙印》。1942年到重庆后，与冰心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文联委员，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先后出版诗集、小说集、散文集等多部。

致赵清阁

清阁：

信收到了，附在茶叶里的信，的确没有见到，奇怪！拔牙本来是一件苦事，但拔牙时痛苦，拔牙后身体是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不要太着急，同时也该吃点补药。

你说要改编《红楼梦》剧本，极好，不过从身体方面着想，也不要操之过急，慢慢地写。文艺界已经解放了，但从头清理，恐怕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但总之，有奔头了。让大家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好好地搞好思想革命化，为工农兵服务吧！

昨天看到巴金的散文《一封信》，写得很好，文化会议恐怕要等到下半年了。今年5.23，北京搞得很热闹，也看见了许多人，看来大家都在准备写作。“四人帮”的摧残太厉害了。元气一时还缓不过来，思想上的混乱，也得好好清理一下。我比较忙，但身体不错。

你好好保重吧。文藻问好。

冰 心

5. 25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臧 克 家

克家同志：

我的几个破字，换来了两信及一张诗笔！我总算“一本万利”了。老兄诗兴不浅，可喜可贺。

昨天文汇报上有巴金的一篇散文，题目是《一封信》，写的真不错，不知见到否？老友一个个地出来，使人快慰，希望大家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向大寨、大庆人学习，把思想革命化起来，多为工农兵写些东西！

不知伯箫同志的文章交出了没有？我昨天刚寄出的。

严文井同志曾到民院同少数同志座谈关于 5. 23 纪念的事，主要讲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情况，反应很热烈，您什么时候也来给他们谈谈新诗，如何？

匆匆不尽。祝 双好 文藻嘱笔

冰 心

天安门，与毛主席的名字联在一起

五十八年前——
我们一队队穿着
长衫和裙子的青年，
踏着丛生的青草，
挥舞着零乱的小旗，
走过破敝黯旧的天安门。
我们喊：“打倒卖国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悲愤填满了我们的胸臆！

三十九年前——
北平已陷入到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里！
在萧瑟的秋风中，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
迈着沉重的脚步，

走过带着忍耻的天安门，
我痛苦地向她挥手：
“别了，天安门！
我不会回来，
除非我看到了胜利！”

二十六年——
我以如飞的速度
回到了你的面前。
啊，天安门！
在灿烂的秋阳下，
你容光焕发，端庄流丽。
在你前面高高地飘起一面
鲜红照眼的五星红旗！

自从有这一面红旗升起：
全世界被压迫的革命人民，
从天涯海角都听到了
从你的门楼上发出的
洪钟般的声音，
充满了热情，充满了信心，
给他们以最大的鼓舞和支持！

啊，天安门！
你度过了这不平凡的
半个多世纪，
你是历史的见证，
你看到了中国人民的
 愤怒和悲哀，
 骄傲和欢喜，
你看着中国人民从胜利
 走向胜利！
仅仅在十四天以前
在汹涌的欢乐人流中，
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里，
我又步履轻健地走在
一支老年人的队伍里，
我手里举着的是一面红旗，
上面写着“永远纪念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今天，你幸福地面对着
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立，
你将永远守卫着这座
无比伟大的建筑，
直到千千万万的世纪！

啊，天安门，我爱你！
因为你同一个伟大的名字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名字说出来啊，气壮山河，
 光照大地！
他就是中国人民的
敬爱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

一九七七年九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77年9月11日。）

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

今天，王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同学们看了题目，都扶着头思索起来。我呢，不用多想！有一件最难忘的事情，两个月来，一直在我脑子里萦回着。在晚上没有睡着以前，或是早晨刚醒来以后，这件事就像一幅画似的，极其清晰生动地展开在我的眼前。我仿佛觉得我鼻子里吸进的空气，还是那样地寒冷而清新，我头上的月光，还是那样清澈而明亮，爸爸握着我的那手，还是那样地滚热，妈妈落在我脸上的眼泪，还是那样地冰凉！我常常对爸爸妈妈说：“我总也忘不了那天晚上的事情……”妈妈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孩子，你能永远记住这一件事，就好！”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两个月以前，一月十三日的夜里，爸爸妈妈带着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爷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悼念和宣誓的事情。

这话还得从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的早晨说起

这天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是六点钟醒来的，我正在揉着眼睛，忽然听见妈妈在她床上哭，哭得很伤心。爸爸坐在床边，低着头叹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赶紧披上棉袄，跑到妈妈床边去，爸爸把我推到妈妈身边，我抱着妈妈的头，拉开蒙在她脸上的手绢，问：“妈妈，你怎么啦？”这时，妈妈忍不住大哭了起来，哽咽着说：“孩子，周爷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

说起来，我的名字“张宇”，还和敬爱的周总理有很深的关系呢！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就在妈妈生我的那一天——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这天上午，我爸爸把妈妈送进了产院，他自己就骑车到他工作的西郊那所大学里去了。正赶上敬爱的周总理来主持这所大学的万人大会。这时正下着滂沱大雨，周总理就站在大雨之中，向几万群众恳挚而坚定地反复说明不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这时群众的兴奋激动达到了极点，纷纷表示，总理这样地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按照总理的教导去做！

会散了，爸爸带着万分兴奋的心情，也没有穿着雨衣，就在大雨中骑车到了产院。这时，住在我们对门的李奶奶，正抱着生下不久的我，坐在妈妈的床

边。爸爸笑着用冰凉的手指，捅了我的脸一下，就水淋淋地坐到床边的一张矮凳子上，兴奋地对妈妈和李奶奶讲了今天万人大会的情况，和周总理对群众的讲话。爸爸说：“我站得离总理这么近，还是生平第一次呢！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这时，李奶奶听着忽然笑着说：“这个男娃还没有名字呢，就叫他‘张雨’吧，来纪念你这一个难忘的日子”。妈妈也点头笑了。爸爸想了一想，笑着说，“我听说总理还有一个名字，在日本留学时用的，叫‘翔宇’，‘宇’和‘雨’同音，这孩子就叫‘张宇’吧。”

今天，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的日子里，我们谁也没有吃早饭。这一天，是我出生以来最难受的一天，我走到哪里，看的都是通红的眼睛，听的都是呜咽的哭声。王老师，对门的李奶奶，电车上的售票员阿姨，乘车的解放军叔叔，还有送报的邮递员叔叔，都是眼里满是眼泪，脸上还带着愤怒的样子。我感到，周爷爷逝世了。一切都改变了！数九的冬天也更加寒冷了，天阴阴的，刮着很大的北风！我感到难受得喘不过气来，我就握起拳头，打着自己的胸膛，希望呼吸可以通畅一点！

话说回来吧，这一天，爸爸匆匆地骑上车，到他工作的那所大学去了。妈妈也匆匆地到她工作的纸花厂去上班去了，她吩咐我把煤添上把火盖上，上学

时别忘了锁门。

我背上书包，锁上门，一回身正碰见对门的李奶奶拎着菜篮和小彤姐姐一同出来，她们的眼睛也是通红的。小彤姐姐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李奶奶一边走着，一边像说给我们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说：“我也七十八岁了，日子都像这样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让我死了，给周总理他老人家补上几年寿，就是大家的造化了！”说着就慢慢地一个人往副食品商店的方向走去。她从来就不是这样走不动路的样子，我们站着望着她的背影，呆了半天。我和小彤姐姐到了学校。今天校园里静极了，听不见一点奔走欢笑的声音！我进到课堂，同学们已都来了，三三五五地伏在书桌上，悄悄地谈着话。我一坐下，他们就纷纷地轻轻地对我说：“张宇，你知道吧？周总理逝世了！”这时王老师进来了，我们赶紧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王老师用含泪的爱抚的目光望着我们，仿佛是表扬我们今天的课堂秩序很好。她没有开口。我想，她若是开口，她一定会在我们面前哭出来……

晚上，爸爸从西郊回来了，脸色阴沉得可怕。这时妈妈正从墙上把我们全家合影的像片取了下来，换上了周爷爷的像片，又拿出三条黑纱，给她自己和我都戴上了，又递一条给爸爸。爸爸苦笑着说：“我

也只能在家里戴，在我们大学里是不许戴的。”妈妈看着爸爸大声说：“为什么？谁不许戴？要是我，我就戴着去！”爸爸望着妈妈，半天没有说话。妈妈叹了一口气，就拿起剪子来做白花。

屋里空气沉闷得难受，我就跑到对门小彤姐姐家去。李伯伯已从厂里回来了，他气腾腾地正和李奶奶说些什么。他们家里的墙上，已经挂上了一张很大的周爷爷的像片，像片上还搭着打着花结的黑纱带。小彤姐姐从厨房里招手叫我，说：“小宇，你也带了黑纱了，白花做了没有？”我说：“妈妈正在做呢……爸爸说他们大学里不准他们戴，你说奇怪不奇怪？”小彤姐姐低声说：“你没看见我爸爸生气吗？他们厂里不让工人开追悼会，也说是上头不许，他们正在抗议呢！”她说着就叫：“爸爸、奶奶吃饭啦，都来吧。”小彤姐姐十岁就没有妈妈，是跟奶奶长大的。我妈妈总夸她能干，学习，家务，样样来得。

一月十日这一天，妈妈是半夜两点钟才回来的，妈妈说她和她们纸花厂的工人阿姨们，都是一边扎着花圈和纸花，一边流着眼泪，所有的纸花，几乎都被泪水浇了一遍。后来妈妈提议说：今天是大家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让我们都到北京医院去吧。过了今天就再也看不见周总理的慈容了。她们下了班，连饭也没有吃，就赶去了。可是北京医院门前的路灯

下，已经站满了要求最后看一次周总理面容的人们，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向大家婉转地劝阻，要求的人和劝阻的人，都哭成一片……最后妈妈说：“我们明天再去试试吧！”

一月十一日中午，我们匆匆地吃过午饭，爸爸、妈妈带着我；李奶奶、李伯伯带着小彤姐姐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去了。我抬头一看，从北京饭店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下去，这十里长的长安街，望不到头地肃立着好几层的人墙！这密密层层几十万人砌成的人墙，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凛冽的北风之中，几十万双酸酸的眼睛，一齐对着南面有市委大楼的那条直街凝望……时间过的真慢呀，背后的北风呼呼地吹着，我冷得缩起了脖子，妈妈从后面给我把棉猴的帽子戴上去。李奶奶站得腿酸了，就跑到人墙后面的槐树边靠一会，但不久她又赶紧回来站着。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正在轻轻地跺着我的冻麻了的双脚，忽然觉得妈妈在捏着我的肩头。抬头一看，周爷爷的灵车过来了！在几辆轿车缓缓开过之后，一辆四周挂着黑黄两色挂幛，上面放着一朵极大的黑花的大灵车缓缓地开过来了！这时，仿佛有一“声”无声的号令似的，这几道望不见边的几层人墙，男、女、老、幼，一时都挺直身子，摘下了帽子和头巾——我也连忙把头上的棉帽子推到后边去——几

十万人人都忍不住哭出声来，但也都顾不得去擦脸上的冰冷的泪水，只怕在擦眼泪的几秒钟之间，就把能看到周爷爷的灵车的最后的最宝贵的时间错过了。虽然灵车是开得很慢很慢的，但这时也已经开过了金水桥。呵！我想跟着灵车跑去，哪怕是跑到天边呢！妈妈在后面轻轻地把我按住了。但是我听见人墙后面的人行道上，有许多人在追着灵车跑……黑夜笼罩下来了，北风吹得更响了。大家还含泪望着灵车西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舍不得离开……

我们到家的时候，清冷的半圆的月亮，已经挂在没有叶子的树梢。我们和李奶奶一家人，都没有说话，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胡乱地热了一点饭，吃了就睡了。

第二天傍晚，妈妈在做饭，我在做作业的时候，爸爸从西郊回来了，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只有饭锅盖大小的白纸花圈来，放在桌上，就走到厨房里去。我看见这个小小的花圈上，却系着一条很宽的白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我跑过来看，只记得上面写着：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花圈，他们也不让我们在校内扎呵！……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全部的愤怒之情，都扎在这

个小小的花圈上了。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够理解我们的。

……大学工农兵学员

我还要细看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端着饭菜进来了。妈妈说：“孩子，吃过饭就睡觉吧……”我说：“太早，我睡不着。”爸爸说：“你会睡着的。你要是睡着了，今天夜里，我们就带你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去……”

我赶紧扒拉完一碗饭，一头钻进被窝里……正睡得香甜，忽然觉得有人推我，一睁眼，爸爸妈妈已经穿好了棉大衣，站在我的床前了。从窗外射进的水银般的月光，照得他们大衣襟上戴的那朵白花，特别地灿白晃眼！爸爸手里还提着那个小小的花圈。我赶紧穿好衣服，披上棉猴。妈妈还把我的棉猴领子翻了上去。当我们走出门来的时候，对门的李奶奶、李伯伯也拉着小彤姐姐出来了。走出街门，清冷明亮的路灯下，空空落落地没有一个行人。爸爸妈妈在两边紧紧拉着我的戴着手套的手，走得飞快。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的边上，嗨！真是花山人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伟大壮丽的场面！月光下，广场中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四周已经摆满了密密层层的大大小的花圈，上面都挂着白色的纸条，纸条上都写着大大小

小的字。这些花圈把几层的汉白玉栏杆都遮住了！爸爸走过去，把手里提着的那个小小的花圈，端端正正地放在两个大花圈的中间，他摘下了帽子，我们一齐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默默地站了一会。我抬起头来，李奶奶他们已经往前走了，我们跟着长龙般的前进的队伍，向着纪念碑南面走去。前进队伍两旁，排列着几里长的无声的雄厚的人墙，在凝冷的北风里，森严地相对屹立着，目送着一队队的送花圈的人们，在整齐的脚步声中，缓缓地走过。月光下，站着的走着的千千万万的人，脸上都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我们走到纪念碑的南面，抬头望着碑上周爷爷写的金光闪闪的大字，就在队伍中间，朝北站住了。妈妈解开了头巾，爸爸摘下了帽子，一同举起握着的拳头，向敬爱的周爷爷宣誓。北风吹得千千万万的花圈哗哗地响。

在许许多多的宣誓声中，我也听不见爸爸妈妈说些什么，我就自己把棉帽子往后一推，举起手来。我轻轻地说：“敬爱的周爷爷，我向您庄严地宣誓，我决心一辈子学您的榜样，做一个无私无畏的人，我永远做您的好孩子。”我一边想，一边说着，说到这里，我也忍不住哭了。妈妈低下头来看着我，用她手里的湿透了的手绢，擦了擦我的脸，拉起我的手，我们一同向纪念碑南面的小松树边走去。

这两行小松树简直成了花树了，每条枝上都挂满了灿白的纸花。我们三个人也都把衣襟上的白花摘了下来，系在尽底下的枝上。人流像后浪推着前浪，把我们推到纪念碑的东面。向北转去，从广场的西面，滚滚的人流，还在循着我们来时的方向，向南走去……天上仍是水银般的晶莹的月光，地上是夜行军般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响，北风在无数的花圈上，给我们弹奏着悲壮的军乐……我们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广场，迎着朔风，回到了家里。当我们上床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三点钟了！

这以后的几天，大家都是无精打采地，又仿佛都憋着一肚子气，我走到哪里，就难受到哪里……周爷爷呵，我们不能没有您呵！

十七日的晚上，刚吃过晚饭，我就想睡觉了。爸爸坐在火炉边，翻着报纸，对妈妈说：“国外悼念总理的消息和报道，比我们自己报纸上的还多呢，为什么我们就听不见我们自己的声音？！”妈妈摇了摇头，又低下头去，去补我的破手套。一般总是妈妈的话多，这些日子妈妈却也是沉闷得可怕。我刚坐到床边去，脱下棉鞋，小彤姐姐推门进来了，说：“昨天晚上，电视上就放映过悼念周总理的纪录片了，今天晚上还有，奶奶说请大叔大婶和小宇都过去呢。”我巴不得一声，穿起鞋就走，爸爸妈妈也走了过来。

李奶奶已在电视机前摆下了几张小凳子，我们都坐下了。李伯伯却自己坐在里屋灯下看书，也不理睬我们。纪录片开映了，荧光屏上闪现出“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的横幅大字……人们对总理遗体告别的镜头出现了，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敬爱的周爷爷安静地仰卧在一面大幅的党旗之下，脚边也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这时李奶奶用手捏着妈妈的肩头，哽咽着说：“他大婶，你看，总理多瘦呵，他为我们这些人操碎了心呵！”妈妈含着泪注视着荧光屏，没有回答。这时我们看见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进来了，有两个人扶着，我实在描写不出他老人家脸上的悲痛神情！他举起手来，向他的几十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行了个极其严肃的军礼。这时候，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正看到一个一个的国家领导人走上前来向周爷爷遗体告别的时候，李伯伯忽然气冲冲地从里屋出来，把电视“啪”的一声关上了！我正要问为什么，爸爸妈妈都向我摇头。小彤姐姐没有说话。李奶奶站了起来，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年轻人，也别太灰心丧气了，别忘了，周总理逝世了，毛主席还健在，但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她一面回头对小彤姐姐说：“你们小孩子先睡觉去吧！”

我慢慢地回到家里，无聊地开了灯，在铺床的时

候，回头看见桌上爸爸的笔记本摊开着，上面短短地写着几行字，仿佛是诗，我走过去看时，上面写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遥远吗？——雪莱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鲁迅，我知道是谁，就是毛主席称赞的那位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王老师给我们讲过他写的《一件小事》，我自己还看过他写的《阿Q正传》。可是那个雪莱又是什么人呢？

我脱了衣服，躺了下去，捻灭了床边的灯……好亮的月光呵！这月光一直照到我的床上，照到床边墙上挂的毛主席和周爷爷的大像上！我望着这两张挂像，想起在这几天之中，妈妈、爸爸、王老师、李伯伯还有许多叔叔阿姨们对我讲的许许多多关于周爷爷这一辈子干革命的故事，他在天津、在日本、在法

国、在南昌、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重庆一直到他在北京……我自己在报纸上和电视上就看见过他老人家许许多多，他老人家的可敬可爱的形象，将永远嵌在我的心头，将永远指导着鼓舞着我前进……

我想着想着，发现我的枕头已经湿了，我用手背擦干了眼泪，翻了个身，我又想起李奶奶讲的：“别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但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我又抬头望了望月光中的毛主席和周爷爷的挂像，我就得了安慰似的闭上了眼睛。

月光还是照在我的脸上，我闭着眼睛，眼前也还是光亮的！

睡吧，我要在光明中睡去，我要梦见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1976年3月10日 张宇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第二期，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7年11月出版，后收入《晚晴集》。）

致 巴 金

老巴：

前几天小林来了，一开口就叫我“婆婆”，我说：你乱了辈数了！你爸爸叫我大姐，你怎会是我的孙女辈呢？我已答应她写稿。（你的面子太大了，但是我的脑子也太枯竭了，没有生活！）木下我已见过，已把您的话代说了，没想到他走后，友协又把山本送给我的礼物交来了，我也来不及谢她。沙汀已来过，我们接他来吃午饭，他不喝茶却肯喝酒，和文藻喝了一杯“茅台”，还是谈笑风生的样子。这两天想已走了，因为他耳朵不太好，我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你们上海热闹得很，又编起《上海文艺》，（我从报上看到广告，但我没有收到！）请代问杜宣、罗荪、志鹃诸同志好。想来不久都会和你们见面的，别的不多谈了，文藻和孩子们都再三向你问好！

冰 心

十月廿九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瞻仰毛主席纪念堂

——北京来信

亲爱的小林：

听说前些日子，你爸爸曾到北京来瞻仰毛主席的遗容，但是他只在北京住了一夜。我事前没有得到消息，也未能找他长谈，真是遗憾！

我自己是在十月十五日那一天去瞻仰毛主席遗容的。

正如我在五个月以前，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所预想的那样，是在“秋高气爽的一天，跟着长长的肃穆静默的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但是我的心潮却不像预想的那样奔腾澎湃。我的心潮，像是一股涓涓的细流，汇入了奔涌的长江大河，在流过重重叠叠的青山的时候，也有时回旋，有时飞溅，但是它今天已经流到了入海的地方，它惊喜地望到了自己浩瀚无边的归宿，它感到的是异样的宁静，异样的喜悦，它恬静无声地让自己这一股细细的流水，缓缓地溶

入这无边的“伟大”之中……

我走进了北大厅，在一百一十盏明亮的葵花灯映照之下，我抬头瞻仰了白石雕成的高大的毛主席的坐像：他的面容是那样的慈祥、安适；他的深沉睿智的目光，正朝向光明遥远的未来。他的座后，衬托着一大幅色彩明快雅淡的绒绣，那是我们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毛泽东同志曾经高举革命的火炬，与他的老战友们一起，率领着中国千千万万的革命人民，胜利地踏遍了一座座祖国的青山……

从北大厅向南走，经过两扇光洁厚重的楠木大门，进到了瞻仰大厅，我顿时觉到有一阵清香和暖气，迎面扑来！多么幸福呵，海南岛五指山上的楠木！你们在山风海涛之中，茁长成荫的时候，可曾想到你们会接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命令，来担负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遗体的重任？如今，你们紧紧地、长城般地相对排列起来，日日夜夜守护在这里，直到千秋万代。

这时，在毛主席的水晶棺旁边，在我的眼前，忽然涌现出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形象。他和往常一样，左臂垂直，右臂微微地弯曲，他的胸前佩带着上面有“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以恭谨热爱的目光，低头看着毛主席的红润如生的睡容，他又抬起头来，用

我们极其熟悉的严肃而柔和的声音说：“同志们，细细地瞻仰，轻轻地走吧，毛主席为我们劳瘁了一生，现在他放心地睡着了，不要惊醒他吧！”

这一瞬时的幻象，使我忽然觉得毛主席真正是睡着了，周总理也永远没有离开他的身旁！哪里有毛主席，哪里就有周总理在他身旁。这时，我不但想到了周总理，我还想到了许许多多的革命老前辈。毛主席曾说过：“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要有这个信心。”

亲爱的同志，假如我是一股喜悦的无声的流入大海的细流，毛主席的这些话，的确使我迸出了一朵欢乐旋舞的浪花！不是吗？打倒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后，毛主席教育过、领导过的成百万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现在不都在精神振奋、信心百倍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吗？

我走出了瞻仰厅，在刻着万年青的白石栏杆边站了一会。我的头上，是多么灿烂的阳光呵！我的面

前，代表我国三十个省市的三十面红旗，迎风招展。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清新的空气，我觉得浑身是劲，我觉得我年轻了五十岁！

写到这里，我接到了你催稿的长途电话，你到底是真正的年轻人，比我的干劲大多了！假如这封信也能算是一篇散文的话，就拿它塞责吧！

匆匆，祝你健康、进步！

冰 心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浙江文艺》1978年第1期，后收入《晚晴集》。）

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不可低估

我今天走进人民日报社，感慨万分。我们坐在这儿，控诉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我不由得想起这些年来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同志、老朋友，想起老舍、郭小川、侯金镜、马可、孙维世这些同志。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不能同我们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了。十多年来，“四人帮”举着这面黑旗，对革命文艺工作者实行残酷的镇压，在文艺界实行野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只许他们的毒草泛滥，不许无产阶级的香花开放；只许他们的谬论横行，不许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击。“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窒息了社会主义文艺，搞乱了不少人的思想，对于它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决不能小看，决不可低估。

“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只毒害了一些文艺工作者，而且毒害了为数不少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毒害

了许多青年人以至少年儿童。一九七四年，叛徒江青的黑手伸进了儿歌园地，她又是讲话，又是“批示”，又是指令某些人带头“创作”儿歌，又是在报纸上以显著地位发表小学生的儿歌。江青的“热心”为了什么？原来她是要利用儿歌反党，要毒害我们的下一代！我有一个外孙，有一天跑回来告诉我，他写了一首儿歌。我拿来一看，上面写的是什么“红小兵，批××”，什么“奇谈怪论是肃清”。我问他儿歌批的是谁？他说不清楚；问他“奇谈怪论”是什么？他说不知道。“四人帮”用笔杆子杀人，连天真烂漫的孩子都不放过，他们的心肠有多狠！不仅如此，“四人帮”说假话、说空话、说绝话，在文风上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最近我看到一首诗，开头是“繁星闪烁，明月高悬”，结尾是“红霞满天，碧空万里”。既然是“明月高悬”，哪里会有“繁星闪烁”呢？又是“红霞满天”，又是“碧空万里”，叫人信哪一个呢？“四人帮”口口声声说要“砸烂文艺黑线”，一再标榜自己是什么“文艺革命的旗手”，他们要把我们的文艺引到什么路上去，不是很清楚了吗！

多年来，“四人帮”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要把社会主义文艺砍成一片“空白”；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块石头，压得广大文艺工作者喘不过气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文艺工作

者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深入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又砸开了“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我要拿出革命加拼命的劲头，加倍地努力，刻苦地工作，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77年12月4日。）

致 巴 金

老巴：

信收到了。《上海文艺》照收无误！第二期还收到两份，真是感谢之至。你不要再去追他们了，一般我的东西，别人不会拿走的，除了一些奇异的物品，如外国图画之类。

兹有事奉恳，我的《关于女人》，是由“开明书局”出版，现在我没有这本书，你处如有，请给我一本。我现在比较忙，年关快到了，债主盈门。我想你也有同感。文藻问你好。

冰 心

12. 10. 1977。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从八宝山归来

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的下午，我去参加了杜仁懿老师的追悼会。从八宝山归来，我感到这一次从八宝山归来，心情很异样——西射的太阳照在我背上，感到暖烘烘的，从车窗外掠过的初秋景物中，我似乎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这几年来，我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的次数，渐渐频繁了。虽然每次在归来的路上，心情都不相同，有时悲愤，有时悲痛，但我总是由默然而转成消沉，从未有过像这次这样的兴奋的感觉！

我和杜仁懿老师，曾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联络委员会里一同工作过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接触之中，我十分钦佩她对联络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我还记得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我们曾在北海公园的庆霄楼，给她开过任教四十年的纪念会。“文化大革命”后的十几年中，我们没有通过消息，杜老师的音容，在我脑中渐渐地模糊了。当杜老师治丧小组给我送来

通知的时候，我似乎感到突然。

我进到了追悼会的礼堂，看到了杜老师的遗像，十几年前杜老师的谦虚和蔼的声音笑貌，又涌现到了我的眼前，我渐渐地感到难过……当那位致悼词的工人厂长——杜老师在小学任教时的学生——读着他的那篇充满诚挚热烈感情的悼词，因为心情激动而声音含咽的时候，我忽然忆起了我自己的许多老师，和我自己的许多学生，眼泪涌上了我的眼角。

我低头跟着捧着骨灰匣的杜老师的家属，和大家一同走出礼堂。在转过身来的一刹那，我觉得有一团团的红光，在我眼前照耀！我抬起头来，原来在礼堂里左排前面，整整齐齐地站立着几排穿着白衫蓝裤，胸前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这一团团强烈的红光，就是从他们胸前照射出来的。我如雨的感激兴奋的眼泪，含忍不住地滚了下来！

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解放了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也解放了成万上亿的青少年。我们这些人能和这些胸前闪着红光的青少年，一同来参加杜老师的追悼会，就是在“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才能办到的事！

五天以后，也就是在九月六日的《北京日报》上，我又看到了一篇悼念杜老师的文章，上面详细地叙述了杜老师的几十年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异

成绩。文章说：她经常激动地对人们说，“每当听到人们叫我‘杜老师’的时候，我总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我爱这个光荣的称号。”“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科学家、工程师……哪个不是从小学开始受教育的？我们就像为高楼大厦安放基石。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把这一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无限的信任。”文章最后还提到杜老师在重病时期，听了党的十一大召开的喜讯时，精神无比振奋，强忍着病痛的折磨，连声说道：“好！好！我很高兴……”“从此教师大有作为了，教育大有希望了。”从这短短的几句话里，我仿佛听到了杜老师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教育园地里“万花纷谢”，教学讲台上“万马齐喑”的情况下，“痛感教师没有作为”，“教育没有希望”的血泪控诉！但是就在这时期内，我们民主促进会就没有开过联络委员会，我没有机会见到杜老师，不能听到杜老师的更具体更痛切的感受，我是多么遗憾呵！

我正在凝思，一位年轻的教师，敲门进来了。她是我一个“小朋友”，一个十分严肃而又十分活泼的青年。她常到我这里来借书、看书，也常和我纵谈她工作的情况。近几年来，她忽然沉默了，每次都是匆匆地看了书就走。这一天，我看见她来了，就拉她坐在我身边，把《北京日报》上的这篇文章，递给她

看，也对她讲了我的感想。她静静地听我讲完，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说：“您现在听不到杜仁懿老师的话了，但是您还可以听听我们几十万个教师的话呵！当然我和杜老师的感受，还有不同的地方。她是从旧社会的黑暗深渊中解放出来的，在新社会，她听到人们尊她为‘人民教师’，她感到光荣和骄傲。我们这一代呢？就说我自己吧，解放那一年，我才五岁。在小学时代，人们把我们当做‘祖国的花朵’，在中学时代，人们把我们看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想到当我们走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的岗位，立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像杜老师那样，为培养革命接班人而付出全部心血的时候，从‘四人帮’的黑手里，一顶顶比磨盘还重的帽子，向着我们压来！什么‘蛀虫’、什么‘苍蝇’、什么‘修正主义苗子’；他们说，我们是在辛辛苦苦地‘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是在精心培养‘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最后呢，他们说‘打修正主义的靶子，子弹要穿过教师的身体’！……”说到这里，她声音颤抖了，她掏出手绢来，却来擦我腮边的眼泪，轻轻地扶着我的肩膀说：“对不起，我太气愤了，未免说得激动一些。那时我们学校虽然也有少数受到‘四人帮’教唆怂恿的学生，认为‘反教师就是反潮流’，处处和我们为难、捣乱，但是我们并没有灰心丧志！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很

好的幼苗，他们正在被摧残、被腐蚀。作为一个忠诚的园丁，我们这些披枷带锁的、被一颗颗毒弹穿透的身体，还是屹立不倒，凛然地死守住这块园地。我们的手脚虽然是被一根根的黑绳捆住了，我们的忠诚的眼睛，还是充满热爱地盯着这一片枯萎憔悴的幼苗！”说到这里，她爽朗地笑了起来，接着又说：“我们并没有感到寂寞，我们并不是孤单地站在苗圃旁边呵！有多少学生家长，特别是工人、农民的家长，诚挚地跑来对我们说：‘老师，不管他们怎么说，对我们的孩子，您还是要好好地管、好好地教呵！我们自己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弄得现在我们想大干社会主义也干不好。您可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的委托呵！’还有我们的大多数学生，也总是在课外跑到我们家里，来安慰我们，求我们辅导他们的学习。多么可爱的孩子呵！为着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我们就坚决地咬着牙干下去……现在可好了！也就是杜老师所说的‘从此，教师大有作为了，教育大有希望了’。您放心，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而且一定要信心百倍、勇往直前地干下去……”

我有什么不放心呢？像她这样的老师——杜老师的接班人，还有千千万万。他们的枷锁打开了，精神焕发了，已在动手捉虫、除草、浇灌、施肥了。眼

看这一片园地就要呈现出一片灿烂的春光！

窗外还是初秋景色……我凭窗望着这位年轻老师勇健地走去的背影，我心里暖烘烘地，我闻到了漫山遍野的春天气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追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文艺》1978年第1期，后收入《晚晴集》。）